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六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述

呂誨

傅堯俞

趙瞻

馬默

劉庠

父顏

孫覺

弟覽

李常

呂陶

彭汝礪

弟汝霖

孫諤

朱京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幼善文詞謙退自牧守薛奎愛之館於府舍與子弟講學載還朝語人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二宋自謂弗及定爲布衣交舉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遜者得抗聲自陳吳育歐陽脩皆然鎮獨不肯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調新安縣簿

宋綬薦爲國子直講館閣校勘龐籍言其有異材不汲汲進取
超直祕閣判吏部南曹歷起居舍人知諫院疏論民田困弊請
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
爲經費儲其三以備非常又言成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
判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矣
樞密乃益募兵民已困矣三司取之不巳請使二府通知兵民
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又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
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四方莫若寬天下之
民蓋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外裔而在冗
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不卽予鈔久而鬻之十
纔得其六或議出內帑與市收其羨息鎮謂外府內帑均爲有
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嘉納

時帝寬仁言者就爲激訐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
疾不言太常譏溫成后葬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
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請詰前後異同狀刁約吳充鞠真卿
並以議禮補外鎮上章留之石全彬以護葬遷觀察他吏悉優
兩官鎮言曩時皇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
中書奉旨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未一月大臣輒廢不
行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職又五六人鎮
乞治中書樞密不執奏之罪陳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鎮
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
臺省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
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時召文彥博富弼入相既至命百官郊
迎鎮奏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二臣爲相舉朝

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補宗室疎屬外官帝曰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對曰陛下甄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是乃所以睦族也後熙寧卒行其言嘉祐初帝在位三紀忽暴疾中外憂繼嗣未立莫敢先言鎮獨奮然曰天下事尚有過於此乎卽疏言朝廷置諫官所以爲宗廟社稷若不孜孜爲宗稷計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榮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以繫億兆人心疏下至中書彥博等問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之而不可豈能中止又問奈何勅希名于進之

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于進之嫌哉。又上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外付中書。是欲使之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設辭以拒。是上雖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或如天象所告。死有餘責。聞者股栗。執政論鎮。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曰。事當論是非。不當問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至懇切。繼之以泣。帝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三二年。鎮退而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其意不可奪。改集賢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知制誥。鎮雖解言職。見上春秋益高。每申前議。冀以感動。後三年。因給亨獻賦。以諷卒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判

太常寺會議尊懷王典禮興率屬疏言其非是執政怒責曰方
令檢詳何遽列上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歲饑擅發錢粟以貸
詔原之神宗立復官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改常平爲
青苗上言常平起於漢之盛時最爲近古青苗行於唐之衰世
不足取法且陛下疾民間多取而令寡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
之間耳譬如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惡
之忍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
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詔令分析鎮皆封還之詔五下堅執如
初司馬光辭樞副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勅直付光不由門下
鎮奏乞解職遂以力爭蘓軾孔文仲事不報卽上疏曰臣論青
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蘓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今是非不明
舉措乖異陳薦宋敏求呂大臨蘓頌胡宗愈皆以論李定罷去

王韶欺罔敗事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御史一言及
軾遽下七路倚撫其過文仲對策及青苗卽罷歸故官以此三
人况彼二人得失能逃聖鑒乎又言陛下有納諫之資而大臣
進抵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心而大臣用殘民之術今之言青
苗者縱使見効不過歲增什百萬緡錢耳緡錢非出於天非出
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皆出於小民夫民猶魚也財猶水
也爲上而盡民之財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上安石大怒持其
疏至手輒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應得恩典悉不
與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
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軾往賀曰公雖退名益重
矣鎮愀然曰吾不得如古人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民陰受
其賜顧忍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

同天節許隨班上壽著爲令久之狀得罪下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追言建儲之議拜端明殿學士兼侍讀辭奉崇福宮祠加銀青光祿大夫封蜀郡公仍致仕從孫祖禹謁歸詔存問賜以龍茶鎮生平注意於樂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與司馬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曰定樂當先正律所謂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乃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神宗詔與劉几考定大樂几卽用李照樂加四清聲樂成奏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自請大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賜詔嘉獎復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卒年八十一贈紫金光祿大夫諡忠文平生與光相得驩甚

議論如出一口約生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爲鎮傳服其勇決鎮
銘光墓其辭峭峻子康請賦書之軾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
清白坦易遇物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
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無所屈撓篤於行義奏補先族姓而
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塋者主之未仕時兄鑑卒於隴城無子
聞有遺腹子在外徒步往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名曰百常
鎮少受學鄉先生麗直溫其子昉卒於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
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
皆傳誦其文少時爲長嘯却遼賦遼人目爲長嘯公兄子百祿
亦往使首問鎮安否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也登第舉才
識兼茂科累官直集賢院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利州武臣周
永懿以賄敗百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瀘州

蠻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祿諭之不聽語帥熊本曰
殺降不祥君奈何容驩將橫境內乎本嬰然檄止之召知諫院
論手實法曰若明許告訐人將爲仇則禮義廉耻之風盡衰矣
五路置三十七將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敗將收或邊方未歷
或起羣盜百祿奏罷其亡狀者十四人坐論李士寧獄與徐禧
異執政主禧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爲司門吏部郎中起
居郎元祐初轉中書舍人時司馬光復差役患吏受賕欲加流
配百祿固爭曰罷役受謝人之常情苟繩以重典將不勝罪光
悟乃已遷刑部侍郎與光論矜疑二科條奏五年死貸之數悉
從其請改吏部侍郎命行視回河故道奏河勢順下不可回呂
大防謂大河東流以限中國今塘泺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將北
注百祿言塘泺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殆

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先帝明詔具在奈何妄動乃止兼侍讀
拜翰林學士爲帝分別言邪正之目凡舉人主以某事者爲公
某事爲邪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改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勸於
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圖空開百祿曰此至尊之仁非尹功
也數月拜中書侍郎爭郊祀不當合祭宰相曰百祿所言禮經
也今日之事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並事天地照河范育言阿
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八族皆思內附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
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無幾而動非策也又請進
築納迷等三城百祿言此賊必爭之地若賊騎時出何能耕作
後雖欲棄爲費已甚帝皆從之右僕射燕頌坐稽留除書免百
祿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卒年六十五贈銀
青光祿大夫

子祖述初監穎州酒糧知鞏縣文彥博稱其能

以入黨籍謫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涇州知台州主管西京御史
臺靖康中避地汝州與州守趙子櫟守城獨全卒官朝議大夫
呂誨字獻可宰相端孫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交人登進士歷
官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當仁宗朝建言臺諫許風聞言
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爲侵官今乃抵斥平生
暴揚曖昧刻薄之態侵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沂國公主夜開禁
門入訴夫罪誨請并治開吏與主第宦者罪御藥供奉官四人
遙領團練使鄧前忠佐當汰求援副樞朱庠復留誨劾庠徇私
紊法罷之旣而用陳升之誨又論罷升之出知江州時太史奏
彗璽心宿請備西北誨疏言按天文志心爲天王正位前星爲
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旣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
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之沴固有真符願爲

社稷宗廟大計。蚤建皇子。審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姦臣附會其間。陽爲忠實以緩上心。此其爲忠最大。不可不察。章付中書。由此定議。英宗立。遷侍御史。改同知諫院。會有疾。內侍任守忠數間諜。東朝扇播惡言。內外洵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竄守忠及同黨史昭錫于南方。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親視藥餌。帝疾小愈。請太后歸政。上既親萬幾。誨又上言。皇太后輔佐先帝有年多。閱天下政事。自今大事宜關白。咨訪然後行之。示弗敢專。上以陝西近邊熟戶逃失。遣內臣王昭明李若愚爲陝西四路鈐轄。以招納之。且令專主蕃部。歲入一奏事。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適傳亮俞趙瞻亦言此。安撫經畧之

職不當更遣內臣遂罷之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知雜御史奏舊制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其後益衰減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官路壅塞未有如今日者帝覽奏卽命邵必知諫院濮議起邵引義固爭章凡七上郊廟禮畢復申前議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謂昭陵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漢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論辨累月遂非不改中外憤鬱咸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偕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致陷陛下過舉皆不報已而濮王稱親誨以言不用納誥敕居家待罪言臣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脩對曰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誨知蘄州神宗立徙晉州加集賢脩撰如河中未幾召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俄拜修

史中丞上疏陛下聖德明睿春秋方富當以天下爲心近聞中旨下京東買金廣東市真珠將備十閣川度願亟罷之又言王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朴誠中藏巧佞司馬光以安石有時名勸諭勿言不聽因舉其十事極論之大畧言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罔上欺下文言飾非末又言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帝方倚注安石還其章諭遠求去帝將從之恐安石不自安以語曾公亮安石言臣旣以身許國若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爲去就乃出海知鄧州海旣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其先見自謂不及明年改知河南有疾乞休提舉崇福宮表謝猶以身論朝政言臣本無宿疾值醫者用術乖方率情任意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肢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

之託何誨凡三居言責所爭皆關朝廷大事一時推其餽直雖
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爲憂疾革光往省至則目已瞑矣
光哭之誨聞哭聲蹙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責
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而惜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獨
摯共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錄其子由庚爲太祝

傅堯俞字欽之由鄆徙孟爲濟源人未冠及第性不喜器石介
見其勤敏每加歎賞除監西京稅權知新息縣遷太常博士嘉
祐末爲監察御史言駙馬李瑋爲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陛
下狃主之意斥外其夫而還其隸臣悖禮違義傳笑四方何以
誨諸女乎又言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有司待辨而內
侍不遣是陛下不欲聞外事廣視聽也宜付外暴其是非而行
賞罰焉內侍李允恭宋晦屈法任子趙繼龍越次管當天章閣

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悉劾之又奏度支歲用
不足言利者爭獻富國議臣謂欲救其弊宜自儉刻以身先天
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不然徒爲紛更無益苟聚斂者進用則
天下殆矣時皇嗣已立堯俞言陛下旣以宗社之重建皇嗣而
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益厚供具英
宗立皇太后同聽政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言於太后曰
臣聞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人之天
下况以太后至公之量皇帝至明之資而小人得以間之乎惟
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旣竄任守忠復言於帝曰凡太
后左右給事宜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不可
更問其餘言皆聽從遷右司諫同知諫院春遇特隆嘗雪中賜
對自東廡升上傾身東向以待奏事退多目送之一日上問堯

俞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對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又言皇上初躬庶政大臣言是固當行之。若審其非徒執謙讓從而徇之亦非人主之柄。願自今君臣之際是非毋相面從。惟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於上矣。帝嘗令論蔡襄對曰襄果有罪陛下何不自正典刑。上曰欲出於臺諫。公言對曰若果付公議臣但見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不敢受旨言事。會濮議起上十餘疏言皆切至。謂親卽父母凡爲人子恩義存亡一也。設當是時王尚無恙陛下得以親名之乎。使契丹還擢侍御史知雜事不拜求與呂誨等同貶。上面留之固辭出知和州徙廬州神宗卽位召還京素與王安石善謂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用爲待制諫院堯俞曰某平生未嘗好欺今新法舉世皆稱不便敢以爲告。安石愠之除直昭

文館權盛鐵副使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河陽徙許與徐
州再歲六移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祠尋坐小累削官稍
起監黎縣倉雖寒暑必日至庚中九十年改知明州哲宗立召
爲祕書少監兼侍講拜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
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惡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
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扶人細故則非臣所能臣
亦非所志也俄坐張舜民事除龍圖閣待制出知陳州法令有
未安者衆疑其必不從堯俞乃一切奉行通判楊洙乘間以問
答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前日以言爲責今知爲郡守法而已未
幾起爲吏部侍郎復中丞蔡確坐排謗貶堯俞言確黨之尤者
固宜逐其餘當一切置之語詳載弘道錄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村
導還故道堯俞言偉繆悠不足任况比遣使皆言非便豈可遽

與大役遂罷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
堯俞素厚重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在帝前論事畧無
回隱退與人言亦無矜異六年卒年六十八帝與太后臨哭語
輔臣曰方倚爲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獻簡黨議興
奪贈諡久之詔復褒贈仍錄其子

趙瞻字大觀父剛官太子賓客由亳州徙盤屋瞻登進士調孟
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脩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
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厲除秘書丞復知永昌築六
墩灌川歲省科歛數十萬民以比邑杜升太常博士知威州作
西山別錄言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
後熙寧中始取其書經理西南遷屯田員外郎治平初除侍御
史疏言英斷獨任人主之至權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

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刑賞施設之失。可
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臺諫
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諸宿將。英宗稱
善。時已罷遣內侍王昭明等。復用馮京安撫諸路。賸請專委文
彥博。孫沔。夏人入侵。王官廩帥孫長卿不能禦。反加集賢學士
賸疏論之。京東盜起。請易置曹濮守臣。不才者京師大水。請悉
出百官所言事。付兩省詳擇。詔從之。漢議起。賸引漢師丹董宏
事。語其屬薛溫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會遼賀正使至。假太
常少卿接伴。入對。帝語賸曰。近考漢王乃大臣之議。朕自數歲
時。先帝養爲己子。豈敢稱考。賸曰。臣未聞陛下明言。請退。論中
書作詔以示。庶可追明大義於天下。帝又指天曰。連日陰晦。天
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尊朕意。已決。賸再拜言曰。陛下祇畏天戒。

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已而皇太后手書出贍款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今邪臣與中官交結。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首議之臣當不並生。遂乞與海等同貶。不報。趣入對。上曰。卿欲就能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傅說哉。贍皇懼。言臣不敢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議。乃出通判汾州神宗。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提點陝西刑獄。入爲開封判官。安石欲使助已。餌以知雜御史。贈不應。上問青苗對曰。行之於季世。空乏擾攘之中。誠便。今行於太平全盛之時。欲愛養百姓。誠不謂便。由是出爲陝西運副。改運使。命制置諸路交子。贍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但出空券。是罔民也。議不合。辭以親老。請還提舉鳳翔太平宮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同知院事。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

已今武臣難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注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聽言自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近已八年未有定論一旦遽興大工臣切憂焉今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前詔爲便宜亟從之果以爲可回亦宜爲數歲之計以緩民力時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贍曰王者恃德不恃險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智勇豈獨河之力哉卒詔罷役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寢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廢之邊臣亟請興師贍力言其不可曰御外國以信爲本彼雖失衆心中固旣爵命之何辭以伐若其不克則兵端復起乃止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

樂遣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后惜之語輔臣曰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懿簡後入黨籍所著春秋論史記牴牾論唐春秋奏議文集子孝誥瀛州錄事參軍獻誠唐城令彥詒太康主簿

冊曰英宗本心迫于邪臣百世之下乃可觀仁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出諸生右將歸介令諸生送之謂曰子他日必爲名臣登進士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縣臨鄆治吏碍法詣府取杖前守曹侑不喜後守張方平禮之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所顧方平遣所親語曰言太直恐累舉者默謝曰辱相知深不敢爲身謀乃所以報也力諫濮議請還呂誨等願斷自宸心明詔寢罷以感名和氣安七廟之神靈不報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

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往往不綜實績不
脩實效但趨權門以覲顯仕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
一帥臣協於公議者十無三四動有難事輒稱乏材豈非悉踵
前弊使賢不肯混淆乎願明開公論務核其實歷試而超升之
天下幸甚提舉諸司庫務刑部郎中張師顏繩治不法姦吏懼
爲飛語讒之默謂宜崇獎以厲忠勤庶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
矣有詔南京會聖宮創仁宗神御殿默奏自漢以來諸帝所幸
郡國皆令立廟知禮者尚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事不師古實
乖典禮願行節止以章清淨奉先之意地震河東陝西默言宜
備西夏後果有警神宗卽位以論歐陽脩出通判懷州上疏陳
十事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益安察姦佞則忠臣用事而
小人不能幸進近正臣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明功罪則朝

延無私而天下咸服。息大費則公私皆富而軍旅有積。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尚樸素。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脩舉。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實賜。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內地盛靈。除知登州奏寬沙門島配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州治。自是全活者衆。後蘇軾繼爲守。父老迎泣曰。安得愛民如馬使君者乎。尋徙曹州與富弼善。召爲三司鹽鐵判官。以論新法執政。滋不悅。出知濟兗二州。遷提點京東刑獄。素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劾者。金鄉令以賄聞。父方執政。貽書戒子曰。汝將不免命。悉取不義物焚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蠻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郭達怯懦。富良肖遁。蘓緘老謬。邕城陷沒。陳曙先走。歸仁覆軍守節不戰。崑崙喪師。狄青智勇而智高破亡杜

杞方畧而希範誅滅此足驗矣以疾求歸仍知徐州元祐初召
爲司農少卿與司馬光議復鄉差衙前法請隨州縣各立一例
光頗用其言省常平提舉官歸提刑司除河東轉運使奏葭蘆
吳堡二砦控扼險阻得不棄移兗州請褒錄石介東州荐饑振
活流民以數萬計入拜衛尉卿戶工二部侍郎寶文閣待制河
北都轉運使議小吳決河北流爲便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紹
聖初落職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其子純請贈
開府儀同三司加太保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父頗好學不專章句第進士試授書郎知
龍興縣坐法免居鄉教授採漢唐奏議爲輔弼名臣對蔡齊上
其書除任城簿李廸辟爲從事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數十篇
庠八歲能詩妻卽齊女也用齊遺奏補將作監簿登進士爲高

密教授上書英宗論時事帝以示韓琦琦對未嘗識帝益重之
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非所以祗
天戒次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侈靡今宜損
神御殿制以昭仁考儉德又言奉宸庫被盜治守藏吏當併按
皇城幾察近侍李珣犯銷金又奏法行當自近始詔皆從之帝
不豫請立穎王神宗卽位遷殿中侍御史至右司諫言中國禦
戎之策守信爲上昔元昊之叛海內困弊今宜示大信捨近功
爲國家長利奉使契丹當英宗祥祭丐免張樂契丹義而聽之
還除集賢脩撰河東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爲饒請復舊治
鼓鑄通隰州鹽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豫爲足食
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或言河北不可不
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已而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

內侍程昉希功請益兵濟役庠請遷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願導之朝廷是其議移知其定再爲河東都運名知開封安石欲見之戒典詢劉尹來卽告庠竟不往論新法於上前帝諭庠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對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知事宰相又與蔡確爭廷參禮乃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請復舊制募民剽銳及子弟工技擊者籍爲勇敢倣漢謫戍法貫流以下罪徙實河外從之契丹建牙雲中遊騎涉內地因遣使者來議疆事朝廷疑造兵端命大爲備庠奏雲朔歲儉軍無見糧故張彤示盟願勿聽之後果如所料母喪服終轉知成都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復徙秦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滁州徙宋興軍時西征無功關內騷動庠力言虛內事外恐搖根本帝納其忠元祐初加樞密直學

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宣仁悼惜之庠有吏能復淹通諸史安石亦服其博學後蘇頌論治平建儲之功詔褒錄其子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從胡瑗學瑗列弟子老成者爲經社覺時尚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調合肥簿郡檄捕蝗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誅以米易蝗彼必盡力是爲除害而享和也守是其言施之諸縣嘉祐中預編校昭文館書籍進館閣校勘神宗卽位直集賢院爲昌王府記室王問終身之戒覺陳孝經諸侯章復作富貴二箴以獻王稱爲知理擢右正言上問革積弊對曰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又問知人之難言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以分別其邪正無喜小利近功以期其速效堯舜先以爲難終享其易蓋以是也時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覺因薦陳升之上以爲希旨命奪兩階執政謂有罰金御

史無降級諫官。遂出通判越州。轉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覺蚤與安石善。安石將引以爲助。驟用知審官院。復同脩起居。注入對言。惠卿特以嗜利不吝。屈身臣竊憂安石之不悟也。上曰。朕亦疑焉。後果交惡。青苗法行。安石動引周官泉府國用取其貸。民輸息至二十五。爲言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緩急。不可徒與。故以國服爲之息。彼時說者不咈。鄭康成乃引王莽計。靡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反重於莽。況載師所任。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助斂。顧此末作而征之。可乎。國用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其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專取疑文長說。以增厲禁。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

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福也。安石覽之。怒曰。不意斯人亦如此。始有逐覺之意。會曾公亮遣覺行視畿縣。散常平錢。有無追呼抑配之擾。旣受命矣。復上奏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苗錢卒無一人至者。以此見民實不願所有。體量望賜寢罷。安石劾其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海水爲患。覺易堤以石。延袤百里。高丈餘。堤下悉爲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承重去。服照知蘇州。徙福州。裁婚喪冗費。定爲中法。連徙毫揚。徐州。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秘書少監。元祐初。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者。諫官御史皆得奏陳。論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辯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之。確去。縝遷。覺給事。甲覺請與縝

俱罷曰問者執政畏人議已則遷官以餌之臣竊以爲耻踰月
續去進覺吏部侍郎領右選時選員萬五千闕纔五之二至有
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員
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爲限擢御史
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知舒州奉祠歸遣使存
勞賜金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雖爲安石所逐及退居鍾山枉
駕道舊從容累夕追死作文以誄謚者稱之後入黨籍徽宗復
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 弟覽字傅師擢第
知尉氏縣有屯卒苦其將虐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馳往諭曰
將誠無狀然已趣吏奏罪矣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耶衆
意遂安仁宗壯其材擢爲司農主簿判寺舒竄欲引自助拒而
不答竄怒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運判入爲右司

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便還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
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
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轉河東運副加直龍圖閣歷
知河中應天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桂廣涓三州又入
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覽按正其罪竄房陵轅門肅然
名知開封拜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
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爲寨秦晉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卒
阻險不得前聲言須滿兵五萬乃西相持益久俟其少懈忽令
具樵巖械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勲加樞密直學士歷知
河南未與成都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立精舍留所抄書九千卷擢
第調江州判官轉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之常以推

其友劉琦佐歎曰世無此風久矣因并薦常熙寧初爲祕閣校理與安石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嘗預議新法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兄之遺所親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勅民出息神宗詰問安石請令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職通判滑州歲餘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常刺其黠者爲兵使隸麾下得具知盜窟穴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侍郎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問於司馬光光曰用斯人主邦計庶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轉對上七事曰崇廉耻存鄉舉別

守宰廢食。賍審疑獄。擇師儒脩役法。因言差免二科。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彼已。可久者從。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獨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論河決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劉安世劾蔡確力請加誅。常謂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遂併劾之。改兵部尚書。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長孫覺一歲始與覺齊名。又俱受知呂公著。其論議趣舍所終官職畧同。及死先後特隔一夕云。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入學。程其文曰。賈誼手也。登

進士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冒幼弟田弟壯訴官不得直陶至
卽訊服改知壽陽帥唐介辟簽書判官告以立朝事君大節薦
應制科對策枚舉安石之過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陛下初
卽位願不惑理賕之言不聞老成之謀不與黜揚之事神宗願
安石取卷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更讀稱其言有理
司馬光范鎮皆謂陶曰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安
石旣怒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通判蜀州擢知彭州張商英請
廢未康軍下旁郡議陶上言不可得不廢威茂夸入寇召大姓
潛具守備城門啓閉如平時王中正爲將謬戾奏召還之朝廷
新立茶法命李杞蒲宗閔來推西州騷動陶言川蜀產茶視東
南十不及一諸路旣皆通商兩川獨蒙禁推茶園本是稅地自
來收賣以供衣食今立法大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

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稅。或往弔之。陶曰。吾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獻邪正君子小人之辨。謂今蔡確韓絳張瑄章惇在先朝與小人表裏。爲殘民害物之政。使人主澤不下流。在今日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從而依阿其間。伺勢之所在而歸附之。非但負先帝。抑且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差役行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考究精密。民以爲便。還朝。正兩路轉運榷茶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蘓軾爲朱光庭所論。

陶與王覲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光庭嘗
惡軾戲游程願顧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
恐洛蜀黨患自茲熾矣帝亦患之遂置不問與同列論張舜民
事不合傅堯俞王岩叟攻之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大夫歷梓
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中書二舍人奏
大臣上殿必使左右史隨之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是所言私
也詔定爲令使契丹歸乞脩河北邊備帝曰臣僚言邊事惟及
陝西不及河北不知河北有警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
事中帝親政陶言太后保祐九年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臣以爲
無可疑而疑不必言而言者必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
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尋
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改潞州又徙河陽例奪職貶庫部員外

郎徽宗立復集賢殿脩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進士第一累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
記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歷大理丞太子中允旣而惡之
中丞鄧綰舉爲御史汝礪不往見綰自陳失舉神宗怒遂綰用
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
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背苗十鹽事指撻利害人所難
言次論俞允誥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
事充坐罷上詰語所從來汝礪言若此非所以廣聰明遂不奉
詔又言漢唐禍亂之事中正與李憲不當典兵帝不懌語折之
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帝爲改容在廷歎服又願更著婚法
宗室女雖疎屬不可因貨下之民間使配下賤元豐初以館閣
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陞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

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帝嘉其忠。蓋代還提點
京西刑獄。元祐二年召爲起居舍人。上問更化對曰。政無彼此
一惟求是。今所更取士及差役法。士民未見其可。踰年遷中書
舍人。賜金紫。汝礪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賦及回河事。尤
力。大臣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未有以發
會吳處厚奏論蔡確罪。諫官御史爲危言以激怒太后。汝礪獨
以爲此羅織之漸。白執政及論列。皆不聽。居家待罪。得確新州
命。言我不出。誰任責者。卽入省封還。除日衆指爲朋黨。后謂汝
礪豈黨確者。亦坐落職。知徐州。先因論呂嘉問市易非法。事與
確異。徙外十年。至是爲確得罪人。益以此賢之。加集賢殿脩撰。
入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論殺汝礪。持不下。
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自劾請去。言制書有不便法。許奏論。屬有

何罪詔免之徙爲禮吏二部侍郎哲宗親政進權吏部尚書言
者論嘗附會劉摯降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將行帝問所欲言對
以所復之政不能無是非所用之人不能無賢否惟求其是則
政無不善人亦得以不病至郡數月而卒年五十四遺表勸恤
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末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
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倭人初若可悅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
惡其利甚濶朝廷方命爲樞密都承旨乃以諸賜其家平生讀
書爲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曲盡誠款兄無
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沒後葬其母妻太食其
女同年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文凡五十卷
弟汝霖字岩老第進士曾布薦爲秘書丞擢殿中侍御史遂
附布劾都水丞李夷行乞復詩賦論韓忠彥議權合祭非禮遷

侍御史布諷江公望擊李清臣將處以諫議公望弗聽汝霖竟逐之果得諫議大夫勅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再起元祐之禍與吳材王能甫言諸人罪狀但據紹聖案籍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遂復貶司馬光以下至布失位汝霖罷知泰州謫濮州團練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汝方見後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私諡慈靜居士諤少挺特不羣爲張方平所器登進士調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爲太常博士遷丞哲宗上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說諤上疏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斷自聖慮出爲利梓路運判召拜禮部員外遷左正言紹聖初言漢唐黨禍其監不遠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一切勿問嘗待對論星文變咎願循省消復罷幸西池及寢內

降帝患臺諫乏人謬奏言世豈無才願陛下不知爾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會欲以羣臣封事付外廷詳定謬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乃止遷左司諫未旬月以疾卒平生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蚤亡自謂不愧於地下及是人皆惜之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入爲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因用事乖異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之職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名爲耳目計不得行言不得用屢進屢退則言者不若緘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何益于國乎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卿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

見者憚之目爲真御史每移閣門班當對帝必趣之或爲留班以須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典國軍監稅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入爲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元祐時進幸太學頌或撻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乃辭官徽宗初復之踰月而卒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五

終

弘治錄卷一百四十六

臺諫 朱五之七

梁燾

王巖叟

王靚

從子俊義

孫升

韓川

劉安世

父航

鄒浩

田賁王回曾

誕附

盛陶

林旦

上官均

虞策

弟奕

鄭雍

梁燾字况之鄆州須城人父舊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燾以蔭爲太廟齋郎登進士編校祕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早上書曰日者陛下閱雨靜惟政事之闕惕然自責距誕節三日膏澤大霑是上天顧聽陛下之德音而默滋萬壽之歡悅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

嗷嗷如焦京師尤甚閭閻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日憂大變
一旦講除刻文獨損緡錢歡聲四起不約而同然法令乖戾爲
弊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蓋聖聰所及僅市易一事耳他如青
苗之錢未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
下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迫以保甲煩擾百姓使不得休雖有言
者必以下主吏主吏以爲無是則從而信之反坐言者間或遣
使循行而苟且寵祿上下相隱習以成風人心不解故天意亦
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不可不深思其故也疏入不報內侍王
中正將兵干賞不以法鬻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入辭神宗
曰樞臣言卿不肯安職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不安職恐不
勝任又問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爲不可對曰實不敢僥倖冒濫
以負陛下帝頷之未幾擢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爲工部郎

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獻諛太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
冊者燾率同列引薛奎故事以靜后欣納之時市易已廢乞蠲
中下戶宿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彥博議遣
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謫舜民通判虢州燾
與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覲孫升韓川同論張舜民犯顏正
論乃天下之公議文彥博不快御史特一人之私心罪天下之
公議便一人之私心非盛朝美事上命召七人悉至都堂論曰
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言職以慰老臣燾言若論年齡
爵祿則老臣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諫官重御史爲天子執法不
可以徇人情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因而責給事中
張問不能收還制命以爲失職坐詬同列出爲集賢殿脩撰知
潞州至潞值歲饑發常平振流民來者不絕處之有條人不告

病明年召爲左諫議大夫民攀卧道路至不得行入對首言陛下當於春秋末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次論士大夫忠於蔡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爲奸言者倍於持正論之士以此見確之氣隙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爲患滋大卒竄新州熹進御史中丞論鄧潤甫柔佞不立巧爲進取不聽改龍圖閣直學士知鄴州旬日入權禮部尙書爲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尙書右丞轉左丞哲宗親政言蔡京輕險貪懷不當帥蜀不聽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合丐去帝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熹辭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至於詢問人才臣豈敢當使者再至荅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

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則天下幸甚。帝意頗不合。引疾罷爲
資政殿學士。特置同醴泉觀。使以寵之力辭。改知潁昌。紹聖元
年。知鄆州。及黨論起。上猶記其立論中正。多所開陳。盡出公議。
以故最後。責知鄆州。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徙雷州。別駕化州。
安置。卒年六十四。徙其子昭州。徽宗立。始得歸。養好賢樂善。出
於天性。自任以援引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有見之
者。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聞耳。笑曰。養出入侍從。
至於執政八年之間。恨薦用不盡。方懷愧恥。其好士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年甫十八。
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樂城簿。涇州推官。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
韓琦留守北京。辟管勾國子監。歷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鹽。
務。知定州。安喜縣。呂公著爲守材之哲。宗初。劉摯薦爲監察御

史首論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亦難致。詔雖求民疾苦。有司憚於省錄。四方爭以其情赴愬者。頗成壅滯。卽如見行役錢歛法太重。河北江西權鹽害民。如必待遣使還而後改。恐有不及。被德而死者。大論章悖譏賊。狼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殆與蔡確等李定不孝不當尚玷朝列。疏入。惇定相繼退斥。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凡執政不協時望。制命不由門下。繳駁爭論不遺餘力。嘗謂諫官所言給事所駁。非好爲異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虧損紀綱。有不得已耳。又上言三省胥吏月饗厚奉。歲累優秩。姑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屬大臣。事爲之制。卽詔裁抑。定爲十七條。遷侍御史。奏國朝置諫臣。纔六員。方之先代。已爲至少。今兩省正言久闕。因循不除。豈謂治道已清。無事於言耶。抑人材難稱。故虛其位耶。二者皆非。所望於今。

日願起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根本尊朝廷未幾坐張舜民事
出知齊州請以河北所免鹽法行之京東諸路災疏請賑貸明
年復爲起居舍人嘗侍邇英進讀寶訓至節費用曰凡言節用
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爲意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
宗知人事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
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矣上自臨御嘗淵默不言偶因司馬
康講洪範又用三德問曰止此三德爲更有耶巖叟聞之喜卽
分疏三德上言人君之正直在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
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問不以順已而忘其惡
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
盡節者任之而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而勿疑人主之剛德在
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

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人主之柔德在居萬乘之尊而不驕
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
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冰三者
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常侍上從容言陛下退
朝無事不知何以遣日上曰看文字嚴叟再拜言曰陛下幸留
意甚善顧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務須積累其要在專與勤屏
絕他好始可謂專久而不倦始可謂勤上然之館伴遼賀正使
耶律寬寬求覲元會儀嚴叟謂非外國所宜知錄紡記與之權
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時湖北諸蠻互出擾邊嚴
叟請以疆事專委荆南唐義問自草檄文喻以朝廷方倚恩信
勿爲微倖功賞之意遂得安輯夏人造使故爲牽致勞苦嚴叟
預戒邊臣遼期不至勿復應後不敢違自元祐講和夏人爭質

爲善者勸。勸一惡。使天下爲惡者懼。豈以爲惡者懼而朝廷亦爲之懼哉。夏主新立。桀傲覲。謂小羌窺我厭兵。故若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俞張取予之權量敵慮勝之策。必持重而後可。又言見章雖擒其子。猶統衆疆土。種落未滅。於前安可遽戮。以買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從之差役復行覲采。機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又言。刑罰世輕。世重。熙寧中。謂刑罰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已行矣。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質厚通練之士。載加芟正。詔置局。悉用中興。準元祐。敕文編。彙覲預焉。先是。諫官分列兩省。有議徙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爲制敕院。名防漏泄。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覲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以廣吏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乃不果徙。尋改右司員

外郎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接治黠吏於法一郡肅然民無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同使遼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病俗火葬索便耕官地表爲墓田江水貫城歲久湮塞積苦霖潦疏治復故民甚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坐側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卽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會改元建中覲疏以唐德宗爲戒言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不征關市不禁澤梁至周公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當國者忿其言改爲翰林學士會當制草日食詔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削之遂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海州罷

主管太平觀安置臨江軍卒年六十八觀清修簡澹人莫見其
喜愠持正論始終再權譴不少變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
從子俊義字堯明遊學京師或薦之童貫拒不荅林靈素譁竇
籙選士問道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亦辭後由舍選擢第一
徽宗見其容貌甚偉大說顧待臣曰真所謂俊義也蔡京邀一
見左右史可得俊義不肯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改太學博
郎王謁先聖議諸生門迎俊義謂不可並於人主禮如見宰相
足矣乃序立堂下王至猶辭不敢當歷吏部右司員外郎爲王
黼所惡以直祕閣出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義與李祁友善首
建正論于宣和間當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祁正兩人力也
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元祐初爲監察御

史建言自二聖臨御首開言路登用正人凡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才兼收並用近時君子日進小人日退正道日長邪惡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其勑顯然更願自今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無使疑間一開令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尋遷殿中侍御史會梁燾賁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爲附燕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復進侍御史與賈易合論鄧溫伯草蔡確制稱其有定策功比漢周勃狀天負國不宜位承旨不報由起居郎權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樵升遷改集賢院學士秘書丞初翟思張商英又劾升削職知房歸二州貶水部員外分司更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嘗言王安石擅名世

之學爲一代文宗及居大位自以天下人聰明不如已出其私智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以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若使輔佐經綸恐德業器識有所不足願以安石爲戒其議論類此

韓川字元伯陝人登進士上第歷開封推官元祐初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爲名曰平均物直其實不免上下交爭就使有獲尙不可爲况所獲不如所亡朝廷從其議罷之遷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於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擲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而廢實效近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選諸所表其他上等課績皆莫得預推原旨意恐在得人然不知大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惟馳騖請求者得之爲多至於

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勤厲脩潔之人。不若營求要譽之速化也。有詔吏部更立法。未幾川與呂陶上官均合言。張舜民論夏國停封。致討事實不可行。時梁燾等方力爭坐罷。改川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還爲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與虢州賁坊郢二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更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復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登進士。歷知虞城。犀浦二縣。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緩急不同。皆賴以治。擢知宿州。押伴夏使。多所要請。且執禮不遜。航皆折正之。歷官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乘常却所遺寶帶名馬。還上神宗禦戎書略云。辨士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微冀不貲之寵。或爲所誤。

不可不戒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應詔論新政不便者五又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不報請祠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陝府值倉卒軍興餽餉切急航獨期會如平時事更以辦後終太僕卿安世自少識見已如成人持論有定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安世從容語彥博曰王安石求去外議謂公必代其任彥博曰彼壞天下至此後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某雖晚進竊謂未然新政果不便民公當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夔夔之登第調洺州司法叅軍父喪服除任河南巡官哲宗立司馬光薦爲祕書正字宣仁太后問呂公著可爲臺諫者以安世對擢右正言首論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

故熊因歷疏文彥博范純仁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
次倫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議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結納恣肆
貪天之功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
倫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以蔡確詩進安世謂其指
斥乘輿犯大不敬竄新州左丞王存御史彭汝礪等皆緣是罷
去遷安世起居舍人兼右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
民間驩傳宮中求乳婢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聞納后而先親
女色願太皇太后保佑聖躬爲宗廟社稷大計清閒之燕頤御
經帷多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
忘其可戒帝俛首不言后語呂大防外間謾聽實無此事大防
退召范祖禹使達后旨兩人復合言之甚切又諭翰林承旨鄧
溫伯始嘗黨附安石惠卿今復陰受邪說紂王珪而美蔡確稱

爲定策此何等語乞行黜免不報遂請祠以集賢殿脩撰提舉
崇福宮纔六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后語韓忠彥如
此正人宜且留朝廷呂惠卿復光祿分司安世爭以爲不可不
聽出知成德軍紹聖初章惇用事尤忌惡之落職知南安軍再
責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蔡京起同文獄必欲真
之死徙之梅州因遣使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
裁又搥土豪爲運判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守遣客來勸安
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自若徐書數紙付其僕
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取視其書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無
及已事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
卞復發前乳婢事誣爲指后詔應天少尹孫鑿收以檻車赴京
磔行數驛適徽宗卽位赦至乃還尋量移衡與鼎州除集英殿

脩撰知鄆州復待制移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令入朝蔡京爲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居朱都宣和六年復待制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鍾忠孝正直皆法司馬光在言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遇而折廷爭觸帝盛怒輒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投荒七年凡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有文集二十卷盡言集十三卷通鑑音義十卷子伯英伯廉伯和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登元豐進士調吳縣簿歷揚州潁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元祐中上疏論事言方今人材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

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擾如之何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薦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哲宗親政除右正言悉貽親愛固辭毋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有請以王氏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止之陝西奏邊功浩言願毋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言宜謹消復之方不當委盈虛之數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今混然莫辨公肆詆欺輕重不平以其近似難分之迹隨以上下其刑是乃假陛下之威福以仇其宿怨其言皆觸時忌又上章露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疏入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抗疏曰立后所以配天子

本廟家法遠過漢唐。自仁宗廢郭后。不選於妃嬪。而卜于貴族。乃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爲天下萬世法也。孟后旣廢。明詔下。日亦有別選貴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廢后爲國家不幸。乃一旦反之。豈不上累聖德。論者徒以賢妃有子。因立爲后。及引永平祥符事爲証。臣聞漢立永平貴人。以德冠後宮。本朝祥符德妃。亦鍾英甲族。皆非有子之故。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者妃從享景靈宮。雷變甚異。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天心人意。豈不昭然。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覽奏色變。然猶不怒。徐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持其章付外。明日惇詆其狂妄。乃削職。罷管新州。徽宗立。豐稷薦復原官。帝首問諫立后事。獎嘆再三。遷

左司諫上言陛下卽位之初相去特半年而朝廷之頗異自今
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維善終如始之慮改起居中書舍人
言陛下善繼善述於神考孝德至矣尙有五朝聖政至德太業
順稽考而繼述之以揚光七廟篤慶萬年不報遷兵吏二部侍
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徙杭起二州帝初問浩諫草安在對
曰焚之矣退告陳瓊瓊曰禍其在此乎他日姦人安山一絨則
不可辨矣蔡京川事素忌浩果使其黨僞爲疏言劉后殺卓氏
而奪其子帝怒責衡州別駕再竄昭州母皆從不易初意人稱
其賢五年稍復直龍圖閣家居瘴疾作危甚楊時往省之猶眷
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自號道卿有文集三十
卷建炎間特贈寶文閣學士賜諡曰忠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
皆良士田畫字承君陽翟人樞密況從子蔭爲校書郎調磁

州錄事參軍知西河有善政民德之擢監京城門生平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勵浩嘗言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斯有益也晝然之既而謝病歸適聞立后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果以言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徽宗初起授大宗正丞不爲曾布所屈除提舉常平官不就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亦遇疾卒淮陽人祀爲土神王回字景深仙遊人登進士調松滋簿荆沔俗用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擢知鹿邑縣入爲宗正寺簿葉祖洽薦除睦親宅講書與浩友善浩將論立后事密告回荅曰事

率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躬爲治裝往來經理祖送之且慰安其母坐累送獄除名停廢徽宗召復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三。岑象求王覲賈易士章請恤其家錄後以獎勸忠義詔除子漢老齋郎京又奪之列黨籍。曾誕公亮從孫嘗擬韓愈評臣論著玉山主人對客問大略言浩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千載之下將不失爲聖人之清乎天下聞者益重其名。

盛問字仲叔鄆州人登進士爲監察御史神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在願仍舊貫疏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徒擾州縣二人實安石

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久之入爲太常博士歷考功
員外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陳官冗之敝謂恩澤舉人宜取
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元豐之法劉安世等攻蔡
確陶謂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釋詩語近於措
撫以長告訐之風安世併疏陶居風憲而附會觀望紀綱何賴
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爲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
之旨進權禮部侍郎奉行合祭不復執辨進中書舍人除龍圖
閣待制歷知應天順昌二府徙濠州元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
七

林旦希之弟登進士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攝太子中允
監察御史裏行以論李定罷居累年復簽書淮南判官入爲太
常博士歷工部考功二員外郎元祐初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廣

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諫
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
使不得達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諭告方建
天聰間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餘
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其呂惠卿邵綰
雖罷揚州猶蒞小郡下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王中
正石得一等雖已薄責其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勅之徒亦宜編
削詔並降支郡營校又論崔白符買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
之出爲淮南運副歷右司郎中祕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
使子庸坐元符上書陷黨籍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登進士爲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
豐中爲監察御史裏行時蔡確引衛愉吏窮治相州富人獄誣

法官寶萃等受賕無敢明其寃均乞詔廷臣叅治坐講知光澤縣還監都進奏院擢開封推官元祐初復監察御史時議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欲盡廢經義均育經術以理爲主詩賦以文爲工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敝未見其爲得也又論熙寧以來百司謁禁夫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又言近因官冗議罷納粟補吏減任子員節特奏名增攝官抑胥吏以清入仕之源而會議之臣徒畏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閭鄙老之不進不思才者之閉滯議久不決非策之善也宣仁后謂當先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之又言治天下道二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雖不同其爲蠱政害民一也間者監司務爲慘核郡縣望風趨辦不暇以便民爲

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爲吏者又復苟簡縱弛二者俱未爲得
願明詔四方使之寬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
章又論蔡碩盜貸官錢獄上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
臣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臺諫約再論張舜民左遷事均謂
事小王巖叟劾其反覆改禮部員外郎復任殿中侍御史言先
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
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
夏自承樂之戰怕勝氣驕朝廷旣棄四砦又請蘭州砦地此控
扼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據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設若繼
請熙河故地復將何辭以拒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
祇足爲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示以朝廷有備之意中書
傅堯俞左丞許將同樞韓忠彥因論事同異俱求罷均上言大

臣誼同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和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嫌疑之迹若悻悻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觀百僚有詔令就職中丞蘇轍獨疏諭許將均奏以爲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上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不當則累上之哲而言者得以明謀併力以傾搖大臣况天下之事當以是非爲主所論若是雖異不害其爲善所論若非雖同未見其爲美今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轍乃過論許將以爲背同列之議臣謂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惟命違非不改然後爲忠耶若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也苟惟務雷同乃姦臣所爲非朝廷之利至於呂大防堅彊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異惟將時有異同轍素善大防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壞矣乞外知廣德軍改提點河

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其六
罪並再黜之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勸宰相章惇不當出
彭汝礪召朱服惇怒遷工部員外郎歷京東淮東提點刑獄梓
州淮南運副改知越州徽宗立入爲祕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
書舍人同脩哲宗實錄遷給事中論太學生張寅亮應詔言事
不識忌諱志非懷邪寅亮得免再議紹述均謂法度惟是之從
無彼此之辨與時宰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崇
寧初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脩撰提舉洞
霄宮進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虞策字經臣錢塘人登進士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通判蘄州
蔣之奇王安禮李常相繼薦之擢提舉利州常平湖南轉運判
官元祐五年召爲監察御史時西夏未順邊備解弛策上言古

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兩莽濶疎而
曰吾鎮靜持重者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順天愛
民警戒萬事星文有變必思治心脩身之道勿以宴安爲樂進
右正言哲宗納后又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權給事中禮官曾
肇以議北郊事不合免官策繳還辭命不納帝親政條所當先
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侍御史至起居郎尋以龍圖閣待制
出知青州改杭州過闕留爲戶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知永興
軍成都府徽宗累遷刑戶吏三部尚書疏請均節財用言臣在
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嘗以祖
宗故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
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餘諸道隨
一月所須旋爲裒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深裁浮冗以寬用度

屬以疾乞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澗州卒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取進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與策獨得免弟奕字純臣登第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東路既而西部盜起擢爲提點刑獄奕條上方略自度計賊不閱月可定擢監察御史祀北郊奏言今親衛不用三路人而燕人趙良嗣子反爲祕書丞得預祠事不報陽武民儲富家借妻美富家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事覺奕竟案抵如律尋坐漏泄語言罷去踰年復提點河北刑獄時中貴人領屯田以開拓爲功壞塘濫侵民田屢訴不敢直奕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加直祕閣由淮南運副入爲開封少尹言故時治獄得請實蔽其罪後率任情棄法京師諸夏根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情法不相當者毋得輒請從之遷光祿卿睦州亂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寇平還爲戶部侍郎內侍總領內藏
予奪專已輕視如僚屬奕自劾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
可使他人侵其官詔罷內侍而徙奕工部侍郎襲慶守張滌詣
闕請登封東平守王覲諫以歲凶多盜執政不悅將罪覲奕言
覲憂民愛君所當獎激奈何拜爲兗州推官韓琦上其文召試祕
龍圖閣學士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登甲科調兗州推官韓琦上其文召試祕
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論英宗喪宗室不當嫁娶與時相忤出通
判峽州轉知池州還爲開封判官經熙豐變更不徇時尙靜默
自守改嘉岐二王府記室叅軍在邸七年神宗末二王猶居禁
中雍獻四箴示戒且諷使求出外邸太后知其賢哲宗立擢爲
起居郎進中書舍人時鄧潤甫除翰林承旨被論換侍讀學士

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如以漕前過薄不當革前命如以爲姦邪不當在經幄乃姑以是塞言者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非所以示天下也書奏仍爲承旨小臣周檣乞以安石配享神宗雍言安石方當國柄不能上副委任苟非先帝神明其所敗壞不可勝言詔正檣橫議之罪使契丹還徙右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內輕外選用牧伯罕較從班以閭閻輕淺者充員不復爲來日慮願自今稍積資望以漸試之吳中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教先爲料檢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今富有四海奈何靳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上悟追止之論侍御史賈易沾激自喜易罷又論中丞趙彥若懦不自立彥若坐左遷卽授雍御史中丞雍固辭曰彥若本以臣言而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風俗也不許二府加嚴謁禁雍援賈誼廉耻

節行之說以諫詔弛之執政論殺報因主者不奉詔雍言究其
用心在於廣好生之德若遽加罪恐天下以爲嘗殺上納其言
宥主者因亦得生尋附呂大防攻宰相劉摯語在摯傳朱光庭
王巖叟梁燾等救者三十餘人皆指爲黨論罷之拜尙書右丞
改左丞帝稱其在政地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
自列帝明其亡他論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謂雍初爲侍從因
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帝怒曰是何言也使徐王問之豈能自安
黜秩知廣德軍雍欲自安因安燾爭論章惇以白貼貶謫元祐
臣僚皆宗疑之雍舉熙寧初安石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卽命
取案牘懷入以白其結惇如此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
徙北京留守久之尋職知鄆州轉成都改奉崇福宮祠卒年六
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